

附件 3:

**2020 贵阳市小学生“王阳明诗文名篇”
第四届书法大赛暨第二届朗诵大赛活动**

**诗
文
名
篇
集**

目 录

王阳明语录 100 句

爱国（10 句）	3
孝悌（10 句）	3
修身（30 句）	4
立志（20 句）	6
为学（30 句）	8

王阳明诗 100 首

少年诗 2 首	11
京师诗 3 首	11
归越诗 5 首	12
狱中诗 5 首	13
两广诗 5 首	16
庐陵诗 5 首	18
赴谪诗 10 首	19
滁州诗 10 首	22
南都诗 10 首	25
赣州诗 10 首	28
江西诗 15 首	30
居夷诗 20 首	34

王阳明文章 10 篇

大学问.....	43
教条示龙场诸生.....	49
瘞旅文.....	52
何陋轩记.....	54
象祠记.....	56
尊经阁记.....	58
五经臆说序.....	61
教约.....	62
修道说.....	64
示弟立志说.....	65

王阳明语录 100 句

爱国（10 句）

- 1、坐视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后人，非仁也；已逃其难而遗人以艰，非义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
- 2、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
- 3、夫为人臣者，上有益于国，下有益于民，虽死亦甘为之。
- 4、国家之事，莫大于戎。
- 5、人臣之于国也，主辱则臣死。
- 6、圣言犹在，昭如日星，国信不移，坚如金石。
- 7、人臣于国家之难，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为，涂肝脑而膏髓骨，皆其职分所当。
- 8、夫人之忠于国也，杀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
- 9、苟利于国而庇于民，死且为之矣，而何人言物议之足计乎！
- 10、夫人臣之事君也，杀其身而苟利于国，灭其族而有裨于上，皆甘心焉；岂以侥幸之私，毁誉之末，而足以挠乱其志者！

孝悌（10 句）

- 11、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 12、夫人子之孝，莫大于显亲；其不孝亦莫大于辱亲。

13、善人也，而甚孝。

14、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此致良知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15、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

16、夫孝子之于亲，固有不必要捧觞戏彩以为寿，不必要柔滑旨甘以为养，不必要候起居奔走扶携以为劳者。非子之心谓不必如是也，子之心愿如是，而亲以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后吾之心始乐也。

17、吾以为孝，其得为养志乎？孝莫大乎养志。

18、嗟夫！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尊祖敬宗。

19、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

20、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

修身（30句）

21、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22、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23、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24、克己须要扫除廊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25、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

26、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27、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

28、戒惧之念，无时可息。

29、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30、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

31、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与朋友论学，须委曲谦下，宽以居之。

32、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

33、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34、君子惟患学业之不修，科第迟速，所不论也。

35、君子不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

36、君子之论学也，不曰“矫”而曰“克”。克以胜其私，私胜而理复，无过不及矣。

37、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

38、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

39、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

40、勿以无过为圣贤之高，而以改过为圣贤之学；勿以其有所未至者为圣贤之讳，而以其常怀不满者为圣贤之心。

41、忧之而不以责之己，责之己而不以求辅于人，求辅于人而待之不以诚，终亦必无所成而已耳。

42、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

43、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

44、地不谦不足以载万物，天不谦不足以覆万物，人不谦不足以受天下之益。

45、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

46、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47、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

48、勿谓隐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谓聪明可恃而有怠志；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

49、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

50、人言不如自悔之真。

立志（20句）

51、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52、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

53、立志贵专一。

54、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

- 55、夫志犹种也，学问思辩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
- 56、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 57、夫学，莫先于立志。
- 58、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
- 59、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
- 60、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 61、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无成者矣，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
- 62、志气塞天地，万物皆吾躯。
- 63、如树不植根，暂荣终必瘁。植根可如何？愿汝且立志！
- 64、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
- 65、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
- 66、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
- 67、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 68、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
- 69、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
- 70、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为学（30句）

71、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徇于旧闻，不求是当？

72、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

73、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

74、为学大病在好名。

75、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

76、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

77、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

78、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

79、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80、人若著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81、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

82、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83、思即学也。学有所疑，便须思之。

84、博学只是事事学存此天理，笃行只是学之不已之意。

85、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

86、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

87、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于师友。

88、君子论学，固惟是之从，非以必同为贵。

89、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

90、凡工夫只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

91、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

92、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

93、先儒之学，得有浅深，则其为言亦不能无同异。学者惟当反之于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异，要在于是而已。

94、惟古为学，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学乃徒勤。

95、圣贤之学，坦如大路，但知所从入，苟循循而进，各随份量，皆有所至。

96、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

97、尽鸢之性者，可以冲于天矣；尽鱼之性者，可以泳于川矣。

尽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

98、凡作文，惟务道其心中之实，达意而止，不必过求雕刻，所谓修辞立诚者也。

99、今之学者须先有笃实为己之心，然后可以论学。

100、道不可须臾而离，故学不须臾而间。

王阳明诗 100 首

少年诗 2 首

金山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蔽月山房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京师诗 3 首

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寺，寺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忆诸弟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
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
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

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
世故恼情怀，光阴不相待。
借问同辈中，乡邻几人在？
从今且为乐，旧事无劳悔。

归越诗 5 首

山中立秋日偶书

风吹蝉声乱，林卧惊新秋。
山池静澄碧，暑气亦已收。
青峰出白云，突兀成琼楼。
袒裼坐溪石，对之心悠悠。
倏忽无定态，变化不可求。
浩然发长啸，忽起双白鸥。

夜雨山翁家偶书

山空秋夜静，月明松桧凉。
沿溪步月色，溪影摇空苍。
山翁隔水语，酒熟呼我尝。
褰衣涉溪去，笑引开竹房。

谦言值暮夜，盘餐百无将。
露华明橘柚，摘献冰盘香。
洗盏对酬酢，浩歌入苍茫。
醉拂岩石卧，言归遂相忘。

寻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谩寻春事及西畴。
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
日暮草香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流。
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

夜宿无相寺

春宵卧无相，月照五溪花。
掬水洗双眼，披云看九华。
岩头金佛国，树杪谪仙家。
仿佛闻笙鹤，青天落绛霞。

题四老围棋图

世外烟霞亦许时，至今风致后人思。
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

狱中诗 5 首

不寐

天寒岁云暮，冰雪关河迥。
幽室翺翺生，不寐知夜永。
惊风起林木，骤若波浪汹。
我心良匪石，讵为戚欣动！
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
厓穷犹可陟，水深犹可泳。
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
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
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垆！

读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
瞑坐玩义《易》，洗心见微奥。
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
包蒙戒为寇，童牯事宜早。
蹇蹇匪为节，號號未违道。
《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
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
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见月

屋罅见明月，还见地上霜。
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
匪为严霜苦，悲此明月光。
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
胡为此幽室，奄忽逾飞扬？
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
盈虚有天运，叹息何能忘！

天涯

天涯岁暮冰霜结，永巷人稀罔象游。
长夜星辰瞻阁道，晓天钟鼓隔云楼。
思家有泪仍多病，报主无能合远投。
留得升平双眼在，且应蓑笠卧沧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长昼苦短。
但见屋罅月，清光自亏满。
佳人宴清夜，繁丝激哀管。
朱阁出浮云，高歌正凄婉。
宁知幽室妇，中夜独愁叹！
良人事游侠，经岁去不返。
来归在何时？年华忽将晚。

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

两广诗 5 首

复过钓台

忆昔过钓台，驱驰正军旅。
十年今始来，复以兵戈起。
空山烟雾深，往迹如梦里。
微雨林径滑，肺病双足胝。
仰瞻台上云，俯濯台下水。
人生何碌碌？高尚当如此。
疮痍念同胞，至人匪为己。
过门不遑人，忧劳岂得已！
滔滔良自伤，果哉末难矣！

方思道送西峰

西峰隐真境，微境临通衢。
行役空屡屡，过眼被尘迷。
青林外延望，中閤何由窥？
方子岩廊器，兼已云霞姿；
每逢泉石处，必刻棠陵诗。
兹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锥。
群峰灏秋气，乔木含凉吹。

此行非佳饯，谁为发幽奇？
奈何眷清赏，局促牵至期。
悠悠伤绝学，之子亦如斯。
为君指周道，直往勿复疑！

长生

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
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
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
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
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
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
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
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
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谒伏波庙二首

其一

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
徂征敢倚风云阵，所过须同时雨师。
尚喜远人知向望，却惭无术救疮痍。

从来胜算归廊庙，耻说兵戈定四夷。

其二

楼船金鼓宿乌蛮，鱼丽群舟夜上滩。

月绕旌旗千嶂静，风传铃柝九溪寒。

荒夷未必先声服，神武由来不杀难。

想见虞廷新气象，两阶干羽五云端。

庐陵诗 5 首

游瑞华二首

其一

簿领终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

忧时有志怀先达，作县无能愧旧交。

松古尚存经雪干，竹高还长拂云梢。

溪山处处堪行乐，正是浮名未易抛。

其二

万死投荒不拟回，生还且复荷栽培。

逢时已负三年学，治剧兼非百里才。

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

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

古道

古道当长阪，肩舆入暮天。
苍茫闻驿鼓，冷落见炊烟。
冻烛寒无焰，泥炉湿未燃。
正思江槛外，闲却钓鱼船。

立春日道中短述

腊意中宵尽，春容傍晚生。
野塘冰转绿，江寺雪消晴。
农事沾泥犍，羁怀听谷莺。
故山梅正发，谁寄欲归情？

公馆午饭偶书

行台依独寺，僧屋自成邻。
殿古凝残雪，墙低入早春。
巷泥晴淖马，檐日暖堪人。
雪散小岩碧，松梢挂月新。

赴谪诗 10 首

因雨和杜韵

晚堂疏雨暗柴门，忽入残荷泻石盆。
万里沧江生白发，几人灯火坐黄昏？
客途最觉秋先到，荒径惟怜菊尚存。

却忆故园耕钓处，短蓑长笛下江村。

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

扁舟风雨泊江关，兄弟相看梦寐间。
已分天涯成死别，宁知意外得生还！
投荒自识君恩远，多病心便吏事闲。
携汝耕樵应有日，好移茅屋傍云山。

南屏

溪风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开。
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旧我重来。
层楼雨急青林迥，古殿云晴碧嶂回。
独有幽禽解相信，双飞时下读书台。

卧病静慈写怀

卧病空山春复夏，山中幽事最能知。
雨晴阶下泉声急，夜静松间月色迟。
把卷有时眠白石，解纓随意濯清漪。
吴山越峤俱堪老，正奈燕云系远思！

移居胜果寺二首

其一

江上俱知山色好，峰回始见寺门开。
半空虚阁有云住，六月深松无暑来。
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远尘埃。
富春咫尺烟涛外，时倚层霞望钓台。

其二

病余岩阁坐朝曛，异景相新得未闻。
日脚倒明千顷雾，雨声高度万峰云。
越山阵水当吴峤，江月随潮上海门。
便欲携书从此老，不教猿鹤更移文。

忆别

忆别江干风雪阴，艰难岁月两侵寻。
重看骨肉情何限，况复斯文约旧深。
贤圣可期先立志，尘凡未脱谩言心。
移家便住烟霞壑，绿水青山长对吟。

泛海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武夷次壁间韵

肩輿飞度万峰云，回首沧波月下闻。

海上真为沧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
溪流九曲初谙路，精舍千年始及门。
归去高堂慰垂白，细探更拟在春分。

草萍驿次林见素韵奉寄

山行风雪瘦能当，会喜江花照野航。
本与宦途成懒散，颇因诗景受闲忙。
乡心草色春同远，客鬓松梢晚更苍。
料得烟霞终有分，未须连夜梦溪堂。

滁州诗 10 首

梧桐江用韵

凤鸟久不至，梧桐生高冈。
我来竟日坐，清阴洒衣裳。
援琴俯流水，调短意苦长。
遗音满空谷，随风递悠扬。
人生贵自得，外慕非所臧。
颜子岂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复何事，吾道归沧浪。

林间睡起

林间尽日扫花眠，只是官闲愧俸钱。

门径不妨春草合，斋居长对晚山妍。
每疑方朔非真隐，始信扬雄误《太玄》。
混世亦能随地得，野情终是爱邱园。

龙蟠山中用韵

无奈青山处处情，村沽日日办山行。
真惭廩食虚官守，只把山游作课程。
谷口乱云随骑远，林间飞雪点衣轻。
长思淡泊还真性，世味年来久絮羹。

答朱汝德用韵

东去蓬瀛合有津，若为风雨动经旬。
同来海岸登舟在，俱是尘寰欲渡人。
弱水洪涛非世险，长年三老定谁真。
青鸾眇眇无消息，怅望烟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其一

独见长年思避地，相从千里欲移家。
惭予岂有万间庇？借尔刚余一席沙。
古洞幽期攀桂树，春溪归路问桃花。
故人劳念还相慰，回雁新秋寄彩霞。

其二

簪笈连年愧远求，本来无物若为酬。
春城驿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复留。
江浦云开庐岳曙，洞庭湖阔九疑浮。
悬知再鼓潇湘柁，应是芙蓉湘水秋。

龙潭夜坐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
草露不辞芒履湿，松风偏与葛衣轻。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

寄浮峰诗社

晚凉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满楼。
千里故人谁命驾？百年多病有孤舟。
风霜草木惊时态，砧杵关河动远愁。
饮水曲肱吾自乐，茆堂今在越溪头。

栖云楼坐雪二首

其一

才看庭树玉森森，忽漫阶除已许深。
但得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
琼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檐欲堕针。

却忆征南诸将士，未禁寒夜铁衣沉。

其二

此日栖云楼上雪，不知天意为谁深。

忽然夜半一言觉，又动人间万古吟。

玉树有花难结果，天机无线可通针。

晓来不觉城头鼓，老懒羲皇睡正沉。

南都诗 10 首

题岁寒亭赠汪尚和

一觉红尘梦欲残，江城六月滞风湍。

人间炎暑无逃遁，归向山中卧岁寒。

与徽州程毕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陈，却于何处觅知新？

紫阳山下多豪俊，应有吟风弄月人。

书扇面寄馆宾

湖上群山落照晴，湖边万木起秋声。

何年归去阳明洞，独棹扁舟鉴里行？

用实夫韵

诗从雪后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转佳。

岩瀑随风杂钟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游牛首山

春寻指天阙，烟霞眇何许。
双峰久相违，千岩来旧主。
浮云刺中天，飞阁凌风雨。
探秀涧阿入，萝阴息筐筥。
灭迹避尘缨，清朝入深沮。
风磴仰扪历，淙壑屡窥俯。
梯云跻石阁，下榻得吾所。
释子上方候，鸣钟出延伫。
颓景耀回盼，层飏翼轻举。
暧暧林芳暮，泠泠石泉语。
清宵耿无寐，峰月升烟宇。
会晤得良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佺承瑞

平生举业最疏慵，挟册虚烦五月从。
竹院检方时论药，茆堂放鹤或开笼。
忧时漫有孤忠在，好古全无一艺工。
念我还能来夜雪，逢人休说坐春风。

送诸伯生归省

天涯送尔独伤神，岁月龙山梦里春。
为谢江南诸故旧，起居东岳太夫人。
闲中书卷堪时展，静里工夫要日新。
能向尘途薄轩冕，不妨蓑笠老江滨。

寄冯雪湖二首

其一

竿竹谁隐扶桑东？白眉之叟今庞公。
隔湖闻鸡谢墅接，渡海有鹤蓬山通。
卤田经岁苦秋雨，浪痕半壁惊湖风。
歌声屋低似金石，点也此意当能同。

其二

海岸西头湖水东，他年蓑笠拟从公。
钓沙碧海群鸥借，樵径青云一鸟通。
席有春阳堪坐雪，门垂五柳好吟风。
于今犹是天涯梦，怅望青霄月色同。

题王实夫画

随处山泉着草庐，底须松竹掩柴扉。
天涯游子何曾出？画里孤帆未是归。
小酉诸峰开夕照，虎溪春寺入烟霏。
他年还向辰阳望，却忆题诗在翠微。

赣州诗 10 首

回军上杭

山城经月驻旌戈，亦复幽寻到薜萝。
南国已忻回甲马，东田初喜出农蓑。
溪云晓度千峰雨，江涨新生两岸波。
暮倚七星瞻北极，绝怜苍翠晚来多。

喜雨三首

其一

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觉光风转石萝。
顺水飞樯来买舶，绝江喧浪舞渔蓑。
片云东望怀梁国，五月南征想伏波。
长拟归耕犹未得，云门初伴渐无多。

其二

辕门春尽犹多事，竹院空闲未得过。
特放小舟乘急浪，始闻幽碧出层萝。
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
莫谓可塘终据险，地形原不胜人和。

其三

吹角峰头晓散军，横空万骑下氤氲。
前旌已带洗兵雨，飞鸟犹惊卷阵云。

南亩渐忻农事动，东山休共凯歌闻。
正思锋镝堪挥泪，一战功成未足云。

祈雨二首

其一

旬初一雨遍汀漳，将谓汀虔是接疆。
天意岂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凉。
月行今已虚缠毕，斗杓何曾解挹浆！
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其二

见说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雾长阴阴。
我来偏遇一春旱，谁解挽回三日霖？
寇盗郴阳方出掠，干戈塞北还相寻。
忧民无计泪空堕，谢病几时归海浔？

还赣

积雨零都道，山途喜乍晴。
溪流迟渡马，冈树隐前旌。
野屋多移灶，穷苗尚阻兵。
迎趋勤父老，无补愧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兴时从梦里过。
尚想清池环醉影，犹疑花径驻鸣珂。
疏帘细雨灯前局，碧树凉风月下歌。
传语诸公合频赏，休令岁月亦蹉跎。

通天岩

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
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
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
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

圆明洞次谦之韵

群山走波浪，出没龙蛇脊。
岩栖寄盘涡，沉沦遂成癖。
我来汲东溟，烂煮南山石。
千年熟一炊，欲饷岩中客。

江西诗 15 首

鄱阳战捷

甲马秋惊鼓角风，旌旗晓拂阵云红。
勤王敢在汾淮后，恋阙真随江汉东。
群丑漫劳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飞龙。

涓埃未遂酬沧海，病懒先须伴赤松。

西湖

灵鹫高林暑气清，天竺石壁雨痕晴。
客来湖上逢云起，僧住峰头话月明。
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
移家早定孤山计，种果支茅却易成。

寄江西诸士夫

甲马驱驰已四年，秋风归路更茫然。
惭无国手医民病，空有官衙糜俸钱。
湖海风尘虽暂息，江湘水旱尚相沿。
题诗忽忆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园。

太息

一日复一日，中夜坐叹息。
庭中有嘉树，落叶何淅沥。
蒙翳乱藤缠，宁知绝根脉。
丈夫贵刚肠，光阴勿虚掷。
头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归兴

一丝无补圣明朝，两鬓徒看长二毛。
自识淮阴非国士，由来康节是人豪。
时方多难容安枕？事已无能欲善刀。
越水东头寻旧隐，白云茅屋数峰高。

舟夜

随处看山一叶舟，夜深霜月亦兼愁。
翠华此际游何地？画角中宵起戍楼。
甲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头。
洪涛滚滚乘风势，容易开帆不易收。

阻风

冬江尽说风长北，偏我北来风便南。
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参。
残农得暖堪登获，破屋多寒且曝檐。
果使困穷能稍济，不妨经月阻江潭。

用韵答伍汝真

莫怪乡思日夜深，干戈衰病两相侵。
孤肠自信终如铁，众口从教尽铄金！
碧水丹山曾旧约，青天白日是知心。
茅茨岁晚饶风景，云满清溪雪满岑。

过鞋山戏题

曾驾双虬渡海东，青鞋失脚堕天风。
经过已是千年后，踪迹依然一梦中。
屈子漫劳伤世隘，杨朱空自泣途穷。
正须坐我匡庐顶，濯足寒涛步晓空。

望庐山

尽说庐山若个奇，当时图画亦堪疑。
九江风浪非前日，五老烟云岂定期？
眼惯不妨层壁险，足跼须著短筇随。
香炉瀑布微如线，欲决天河泻上池。

元日雾

元日昏昏雾塞空，出门咫尺误西东。
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车泣路穷。
欲斩蚩尤开白日，还排阊阖拜重瞳。
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

二日雨

昨朝阴雾埋元日，向晓寒云迸雨声。
莫道人为无感召，从来天意亦分明。

安危他日须周勃，痛苦当年笑贾生。
坐对残灯愁彻夜，静听晨鼓报新晴。

三日风

一雾二雨三日风，田家卜岁疑凶丰。
我心惟愿兵甲解，天意岂必斯民穷！
虎旅归思怀旧土，銮舆消息望还宫。
春盘浊酒聊自慰，无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其一

才见春归春又来，春风如旧鬓毛衰。
梅花未放天机泄，萱草先将地脉回。
渐老光阴逢世难，经年怀抱欲谁开？
孤云渺渺亲庭远，长日斑衣羨老莱。

其二

天涯霜雪叹春迟，春到天涯思转悲。
破屋多时空杼轴，东风无力起疮痍。
周王车驾穷南服，汉将旌旗守北陲。
莫讶春盘断生菜，人间菜色正离饥。

居夷诗 20 首

罗旧驿

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
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
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
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

钟鼓洞

见说水南多异迹，岩头时有鼓钟声。
空遗石壁千年在，未信金沙九转成。
远地星辰瞻北极，春山明月坐更深。
年来夷险还忘却，始信羊肠路亦平。

清平卫即事

积雨山途喜乍晴，暖云浮动水花明。
故园日与青春远，敝缁凉思白苎轻。
烟际卉衣窥绝栈，峰头戍角隐孤城。
华夷节制严冠履，漫说殊方列省卿。

兴隆卫书壁

山城高下见楼台，野戍参差暮角摧。
贵竹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
莺花夹道惊春老，雉堞连云向晚开。
尺素屡题还屡掷，衡南那有雁飞回？

七盘

鸟道萦纆下七盘，古藤苍木峡声寒。
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
犹记边峰传羽檄，近闻苗俗化衣冠。
投簪实有居夷志，垂白难承菽水欢。

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

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
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
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
灵濑响朝湍，深林凝暮色。
群獠环聚讯，语庞意颇质。
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
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
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

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

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
山荒聊可田，钱镈还易办。
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
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

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
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羨。
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观稼

下田既宜稂，高田亦宜稷。
种蔬须土疏，种蕪须土湿。
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
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穡！

采蕨

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
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
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
已矣供子职，勿更贻亲哀！

南溟

南溟有瑞鸟，东海有灵禽；
飞游集上苑，结侣珍树林；

愿言饰羽仪，共舞箫韶音。
风云忽中变，一失难相寻。
瑞鸟既遭縻，灵禽投荒岑；
天衢雨雪积，江汉虞罗侵。
哀哀鸣索侣，病翼飞未任。
群鸟亦千百，谁当会其心？
南岳有竹实，丹溜青松阴；
何时共栖息？永托云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
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缨。
溪水清见底，照我白发生。
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
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

龙冈新构

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
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

其一

谪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
凿巘薙林条，小构自成趣。

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
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莳。
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
轮奂非致美，毋令易倾敝。

其二

菅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
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
锄荒既开径，拓樊亦理园。
低檐避松偃，疏土行竹根。
勿剪墙下棘，束列因可藩；
莫撷林间萝，蒙笼覆云轩。
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
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

诸生来

简滞动罹咎，废幽得幸免。
夷居虽异俗，野朴意所眷。
思亲独疚心，疾忧庸自遣。
门生颇群集，樽罍亦时展。
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覩。
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巘。

月榭坐鸣琴，云窗卧披卷。
澹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
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

西园

方园不盈亩，蔬卉颇成列。
分溪免瓮灌，补篱防豕蹄。
芜草稍焚薶，清雨夜来歇。
濯濯新叶敷，荧荧夜花发。
放锄息重阴，旧书漫披阅。
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
起来步闲谣，晚酌檐下设。
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

水滨洞

送远憩岵谷，濯缨俯清流。
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幽。
花静馥常馥，溜暗光亦浮。
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
好鸟忽双下，儵鱼亦群游。
坐久尘虑息，澹然与道谋。

山石

山石犹有理，山木犹有枝；
人生非木石，别久宁无思！
愁来步前庭，仰视行云驰；
行云随长风，飘飘去何之？
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
高粱始归燕，题鵙已先悲。
有生岂不苦，逝者长若斯！
已矣复何事？商山行采芝。

无寐二首

其一

烟灯暖无寐，忧思坐长往。
寒风振乔林，叶落闻窗响。
起窥庭月光，山空游罔象。
怀人阻积雪，崖冰几千丈。

其二

穷厓多杂树，上与青冥连。
穿云下飞瀑，谁能识其源？
但闻清猿啸，时见皓鹤翻。
中有避世士，冥寂栖其巅。
繫予亦同调，路绝难攀缘。

诸生夜坐

谪居澹虚寂，眇然怀同游。
日入山气夕，孤亭俯平畴。
草际见数骑，取径如相求；
渐近识颜面，隔树停鸣驹；
投箸雁鹜进，携榼各有羞；
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
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
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
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
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
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

王阳明文章 10 篇

大学问

“《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

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觝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圯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

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然则何以在‘亲民’乎？”

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

曰：“然则又乌在其为‘止至善’乎？”

曰：“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也。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自非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盖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

骛其私心于过高，是以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则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琐，是以失之权谋智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则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故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其则矣；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剂矣；轻重而不止于权衡，失其准矣；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说何也？”

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心不妄动而能静，则其日用之间，从容闲暇而能安矣。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也。‘事有终始’，先儒以知止为始，能得为终，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说，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

曰：“终始之说，大略是矣。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

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但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则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引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非为两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于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亲民之说通之，以既可得而知矣。敢问欲修其身，以至于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欤？”

曰：“此正详言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

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复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书》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实兼其义也。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今焉

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有余憾而自谦矣，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盖其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条理功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

教条示龙场诸生

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学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稟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稟虽

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

改过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凝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责善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

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瘞旅文

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叹。”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早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二童悯然涕下，请往。就其傍山麓为三坎埋之，又以只鸡饭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厉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尔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瘞尔，乃使吾有无穷之恻也，呜呼痛哉！纵不尔瘞，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露尔。尔

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二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官？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

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悲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殄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

何陋轩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独其结题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缦，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盖古之时，法制未备，则有然矣，不得以为陋也。夫爱憎面背，乱白黜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螫，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鲁掖，折旋矩矱，将无为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谓然也。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阴以湿。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俱。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

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繫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

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象祠记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之而不敢废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盖尝毁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毁于有庠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鬻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又不格奸，瞽瞍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

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尊经阁记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

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矻矻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窳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谄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既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

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五经臆说序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

夫说凡四十六卷，《经》各十，而《礼》之说尚多缺，仅六卷云。

教约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怠，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凡习礼，需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习礼之日，免其课仿。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细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浹洽，聪明日开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

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
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

修道说

率性之谓道，诚者也；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须臾离也。而过焉，不及焉，离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无间，诚之也夫！然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道修而性复矣。致中和，则大本立而达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诚尽性，其孰能与于此哉！是修道之极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离矣，故特著其说。

示弟立志说

予弟守文来学，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请次第其语，使得时时观省；且请浅近其辞，则易于通晓也。因书以与之。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谓正诸先觉者，既以其人为先觉而师之矣，则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辨而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故《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苟无尊崇笃信之心，则必有轻忽慢易之意。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

夫所谓考诸古训者，圣贤垂训，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经》、《四书》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

其方，是以求之于此，则其展卷之际，真如饥者之于食，求饱而已；病者之于药，求愈而已；暗者之于灯，求照而已；跛者之于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记诵讲说，以资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责此志，即不燥；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魎潜消也。

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书》谓“惟精惟一”，《易》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

不同者，皆邪说也。

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说而合精一，则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说而合敬义，则字字句句皆敬义之功。其诸“格致”、“博约”、“忠恕”等说，无不吻合。但能实心体之，然后信予言之非妄也。